

兵分三路追捕杀人魔王“胡传魁”

罪恶行径

胡肇汉,湖南人。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,胡所在国民党部队在常熟白茆一带溃退。胡原系班长,与十余名散兵游勇结伴逃命,因怕日机扫射,改走小道南下。途中得知苏州、无锡已沦陷,便在吴县阳澄湖中心区的太平桥落下脚来。此时,盗贼蜂起,打家劫舍,民不能安,因此为开肉店的保长阙延卿所收容,雇做保护地方之用。胡在当地乡、保长、富绅资助下,收集溃兵,购置枪支,拉起队伍,自封“司令”。

1939年10月初,国民党特务武装对胡肇汉诱惑收买,胡加入军统。以后,他时而与国民党“忠救”挂钩,时而与汪伪“和平军”调情,反复无常,唯利是图,变为一股座山雕式的政治土匪。

抗战胜利前后,胡肇汉除一度担任国民党青浦县保安司令外,长期担任国民党吴县阳澄区区长,盘踞阳澄湖前后达12年之久。此时,残杀我新四军伤病员,活埋进步青年和群众,令人发指;鱼肉乡民,强占民妇,横行霸道,无恶不作;特别是在蚰山、官泾、何家沿等几次集体屠杀渔民,更是骇人听闻。

群众只要一提起“胡肇汉”三字,便会不寒而栗,谈虎色变。

我解放大军渡江南下,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。胡肇汉自知罪孽深重,血债难偿,即从太平桥驻地雇舟潜逃。南逃途中,胡匪曾出现于唯亭镇,一样的威风凛凛,头戴呢帽,身穿黑呢大衣,在12名手持冲锋枪之警卫人员簇拥下,上岸去旧部下庶务长朱惠文家,布置后事,命令朱“收集旧部,伺机起事”,还告知机枪、冲锋枪埋藏于某处大坟内,需用时,可往掘

轰动一时的京剧《沙家浜》中有一个做尽坏事的匪军司令“胡传魁”,“胡传魁”的真实生活原型就是江浙一带赫赫有名的凶魔胡肇汉。

解放后,我人民政府一刻也未放弃对胡匪的搜捕。而抓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……

取。后来,朱惠文伙同胡旧部邵银福等,于1950年夏天阴谋武装叛乱,被我公安部门逮捕、镇压。

在朱家吃完饭后,胡匪说将继续南下,就匆匆乘船而去。从此杳无音信。

找到线索

解放后,我人民政府一刻也未放弃对胡匪的搜捕。主办胡案的任务主要落在所在地的吴县湘城公安分局(驻地在太平桥镇)。

分局当时只有六七个干警,分局长是老公安干部包振家,成员有秘书吴雅生、外勤崔钦文等。从1949年9月起,他们连破武装匪特案数十起,侦查苏、沪等地胡匪联络点数十处,但对胡匪踪迹却仍无头绪。

直至1950年春节前后,突然一个喜讯送上门来。

湘城镇国民党伪政权时的镇长赶到太平桥说:“史云泉愿意同政府谈判。”史云泉是胡肇汉的第一大队长、干儿子,是胡手下数一数二的人物。解放后,他匿居在家乡湘城镇附近,躲藏在镇南不远处的一座坟堂屋内。据他提供的一条线索:胡肇汉有一个秘密的小老婆,胡临逃前夕,将她寄养在阳澄村的保长家。老包等人找到胡肇汉的小老婆,并得知胡匪在上海浦东有一个落脚点,那是一家布店。

出其不意

第二天,包振家带了兩名

助手,伪装成匪气十足“跑单帮”的,将胡匪小老婆也乔装打扮同行。

老包等一行到浦东后,逐条马路找布店,终于在一家三开间铺面的布店门前,小老婆点了点头。老包等进行了仔细侦查,并到附近派出所了解该店的情况。那老板姓王,湖南人,在这里开布店已有好几年。

老包决定,在半路上截留那姓王的,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于是老包等人挟持着胡的小老婆,混杂在人行道的人群中守候着。不一会,只见一个身穿棉袍的中年汉子从布店方向匆匆走来。老包连忙将胡的小老婆推了一下,那汉子碰了个照面,开口叫了声:“王先生!”那汉子猝不及防,顿时一怔。不待他答话,老包他们迅速合围上去将他扣住,押往派出所进行盘问。

在强大压力下,王老板终于开始交代:“胡肇汉三天前来上海,住在我家里,要拖我入伙再干。我和胡是湖南同乡,也入过伙。后来我洗手不干了,开起这个布店。我怕胡对我下毒手,只能勉强答应担任联络工作。他在我家里躲了三天,说是要到香港去接线,这样他就走了。”老包等听完,当场要他写了书面保证:一有消息,随时报告;严格保密,不得向任何人透露。

第二天,老包等又到王老板那里仔细查看后,返回太平

桥镇,专候上海方面来信。那是1950年2月的事。

守株待兔

过了一段时间,吴县湘城公安分局终于接到了上海王老板挂来的长途电话:“客人来了!”那是约定的暗语。老包听到后,带了两个助手,连夜雇船赶到上海。

到王家后,王老板急忙拿出了胡肇汉从香港寄来的快信。那是一封用铅笔写在普通纸上的信,信笺上歪歪斜斜地写着:

“XX兄:我已平安到港,勿念,在沪承热情招待,兄弟十分感激,永记在心。现正在接生意,接到之后,一定返沪面谢,弟字。”

老包知道,“接生意”就是与国民党特务“接关系”的暗语。老包等人决定逗留在浦东,来一个“守株待兔”。

在上海守候了几天,王老板果然又派人送纸条来了。上面写着:“老板马上应到。”大家劲头一下子来了。此前,老包等人联系了上海浦东公安分局及苏州市局的同志,几路人马立即紧急磋商,进行战前准备。

又过一天,王老板火急地亲自来自报告:“来人了,通知我老板(指胡匪)后天到上海,要我做好安顿准备。”说完急匆匆地走了。

王老板走后,在实战部署会上,同志们进行了分工,排出了战斗序列:苏州专区(包括吴县公安局)为第一梯队,由包振家等三位同志组成,直接捕人。苏州市局为第二梯队,负

责守卫楼梯。室内,接应第一线,同时防止胡匪逃跑。上海市局(包括浦东分局、水上分局)为第三梯队,负责包围现场,封锁江面,对付敌人外援。

突袭围捕

这一天终于盼到了。参加战斗的同志一大早已准备妥当。

一直挨到傍晚,大家正在焦急万分的当儿,老板娘神色慌张,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了。她结结巴巴地说:“来了28个……我家老头已封锁……在屋里,他们都在楼上开会……我推说布店断货,要向小姐妹借布,才准我一人出大门。老板娘摸出钥匙去开门上的锁。钥匙刚插入锁孔还未转动,即听见门内敌岗哨低声问着:“啥人?”老板娘镇静地回答:“是我,提货回来了。”

大门开了一线缝儿,三人闪身进去,用枪逼住那敌人,一声不响地解下了此敌的武器。正如老板娘提供的情况一样,楼下并无第二个敌人。室内光线很暗,只有楼梯上端的一只灯泡发着微弱的光,从下面望上去较清楚。

三人轻声跨上了楼梯,楼上敌人发觉有人上楼,也低低地问了一声:“楼下是谁?”老板娘在楼梯下依然很镇静地应了一声:“是我。”楼上便不响了。三人摸上楼,接近中间那

个房间。侧耳一听,才知群匪此时正聚精会神地开会,正在争吵什么“官衔”。

老包用足全力向门踢了一脚,房门顿开。

房内灯火通明,只见匪徒们围坐在三只大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,挤满了一室。趁敌人被这突然袭击震惊的一刹那,三人的六支短枪伸进门去,迅速对准了群匪,一齐大喝:“不许动!举起双手!”

看到边座一个魁梧的匪徒正在伸手摸枪,一位同志马上一扣扳机,向天花板上打了个点发。“砰”的一声,枪声在室内显得格外有威力,“谁动手,就打死谁!”吓得敌人一个也不敢再动。打一枪,是向户外楼下同志报“已得手”的信号,打两枪则是已“接火”,这些都是“老公安”所熟知的。

房内开始骚动,困兽犹斗,一个亡命悍匪突然跨上桌面,猛地向上一蹿,用头颅撞碎了天花板上的电灯泡,室内顿时一片漆黑,敌人显然夺得了垂死挣扎的机会。

正在千钧一发之际,突然两道雪亮的光柱射了进来,室内顿时亮得须眉毕露。原来第二梯队的同志已赶到了,随带的两只大电筒起了大作用。三人又齐声大喝:“谁动手,就打死谁!”敌人又被震慑住了。

匪徒们一个个高举着双手,鱼贯走出房门,接着被戴上手铐,押下楼去。

胡匪素称强悍,杀人不眨眼,视人命如草芥,有“不怕胡肇汉跳,只怕胡肇汉笑”的民谚。但此时此刻,胡匪却面呈死灰,混身战栗。就这样,杀人魔王胡肇汉落入了人民的法网。

胡肇汉1951年春被判死刑,执行于苏州。

据《文史春秋》

少女冒死逃出揭露被逼卖淫黑幕

天降好事

被人免费“护送”海南

“我被人拐卖到海口,被迫卖淫,那些人还不停地打我,快救救我吧。”昨日上午12时多,一位神情恐慌、满脸泪痕的年轻姑娘闯进报社这样求助说。在记者的安慰下,这名叫小红(化名)的女孩稍作平静后,讲述起自己噩梦般的经历。

小红说,自己来自黑龙江佳木斯市,今年19岁。由于父母不和,家庭条件很不好,她上到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了。今年11月份,一个好久没有见面的女友约她出来,说要商量做什么生意挣点钱。在这次会面中,她认识了一个叫孙明明的男子。该男子称,可以介绍她来海南,找份挣钱的好工作。听到这里,从未出过远门的她不禁有些心动。

随后,孙明明让一个叫王波的女子送小红来海南,而路上一切费用都由王波提供。天降如此好事,让小红很激动,在身上没有带一分钱和通讯工具的情况下,就和对方踏上海南的列车。11月28日上午10时许,两人来到海口火车站。后来她才知道,王波以10000元的价格将她卖给了鸡头。

噩梦开始

刚到就被鸡头强奸

小红说,当时来接她们的是一男一女,都是东北老

一位19岁的东北姑娘,被人骗来海口后强迫卖淫,受尽打骂和欺凌。在冒险逃出淫窝后,向记者求助。在她的哭诉声里,鸡头如何控制受骗者,又如何设机关偷嫖客的钱财等许多令人震惊的内幕浮出水面。目前,公安部门已对此案采取了相关行动。

乡,后来知道男的叫贺某,女的叫白雪。贺某30多岁,个子偏高,皮肤很黑,是个专门控制女孩卖淫的鸡头,白雪是他的得力助手。两人将小红带到府城北胜街一个出租屋内住下,表示马上会给她找份挣钱的好工作。而当晚,贺某就原形毕露,将小红带出开房,并不顾她的哀求,将其强奸。事后,贺某要求小红从此要在北胜街站街卖淫,并配合他去偷嫖客们的钱。小红这才如梦方醒,痛哭失声,强烈表示自己是不会做那种事的。

开始几天内,由于小红的一再反抗,贺某并没有强迫她去站街,而是带她去歌舞厅玩,吃吃饭,企图软化她。看软的不行,从12月1日开始,贺某就强迫小红站街卖淫,有时一天要接五六名客人,所挣的钱都要交给贺某。

内幕揭露

暗设机关偷嫖客钱

“卖淫挣的钱只是一小部分,鸡头更看重的是偷嫖客们的钱,为此,他们在做事的屋子都暗设了机关。”小红向记者透露出这样的内幕。小红说,鸡头要她们重点去拉衣着

光鲜,看上去有钱的过路人来“做生意”。“做生意”的出租屋,被鸡头隔开几个小房间,房间的前后都留有门。一个正门一个暗门,暗门一侧放着床和床头柜,柜子里面也有个门,用布帘挡着。嫖客过来后,小姐就让他们脱衣服,并引导他们把脱下的衣服放在事先指定的位置。

当客人和小姐发生性关系时,鸡头就从暗门处偷走嫖客裤兜里的钱。小红说,和她同屋的一个小姐,仅在12月5日、6日两天时间内,就配合鸡头偷了嫖客的现金5000多元。而她自己也在接客这几天时间内,配合鸡头偷走嫖客几百元钱。

小红说,一般的客人发现钱财被偷后,都选择了忍气吞声,不敢声张也不敢报警。而对于一些敢于声张的嫖客,鸡头们则用暴力来对付。小红说,这条街上有好多名鸡头,平时他们就在街边的小卖部喝茶闲坐,而小卖部的冰箱下面就藏着大砍刀、狼牙棒、电击棒等凶器。看到自己控制的小姐领嫖客进去交易时,就尾随过去伺机偷钱。被嫖客发现后,他们就拿着这些凶器猛砍猛打。

据小红讲,12月3日晚上,有名嫖客在和小姐交易后,发现身上的300元被偷了,就向小姐索要,被几名鸡头拿刀具砍得头破血流,最后不得不离开。

小红说,不管偷多少钱,鸡头都不会给她们一分钱,平时就只管吃住,白天从8点就出来站街,一直到下午5:30才回去休息一会,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。身上没有一分钱,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也不行。

逃出淫窝

热心人帮助脱险

小红说,连续几天来,她都提出要回家,不肯再卖淫,那个叫白雪的女孩子听后,就狠狠打她耳光。8日下午,鸡头贺某叫来一个叫阿三的男子,让他带小红去发廊工作,说给换一个工作环境。当天晚上,阿三带小红来到高登西街一家宾馆开房,当晚,小红又被阿三强奸。第二天,阿三说先要去单位一下,回来再接她。临走时还威胁小红,不要逃跑,海口到处是他们的人,根本跑不掉的。

上午10时多,阿三走后,小红发现床上有他掉下的5元钱,于是就拿着这5元钱,跑到街上给家里的妈妈打电

话,讲述了自己的处境。妈妈听后心急如焚,告诉她赶紧去报社求助。于是,小红就哭着对一名摩的司机说明了情况,希望能带自己去报社求助。司机听后,马上抄近路来到报社,还对小红说,如果报社周末没人,就带她先吃饭,随后再帮助找记者。

更令她感动的是,报社的值班保安了解情况后,为小红付了车费,还马上买了面包和饮料,让小红先填饱肚子,随后带她来到热线值班室。

公安行动

鸡头警觉已潜逃

听完小红的讲述后,记者马上和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取得联系,该局对此高度重视,马上派员和当地辖区的忠介派出所民警一道来到报社。

在了解了小红的遭遇后,公安部门决定马上采取行动,让小红指认嫌疑人及其住处,实施抓捕。下午4时多,琼山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联合忠介派出所民警,开始了抓捕行动。但遗憾的是,可能是小红上午的逃离,让鸡头贺某已有所警觉,当公安人员根据小红的指认,来到贺某的出租屋时,发现铁

门紧闭,不见人影。而在小红平时和嫖客交易的另一处出租屋前,公安人员也发现大门紧锁。

随后,在北胜街53号一家叫海口琼山金花杨记副食品店内,公安人员搜出了一批管制械具,包括大砍刀两把、狼牙棒一根、电击器一个、镰刀一把。据小红指认,这是鸡头们平时放的凶器,专门为了对付不听话的嫖客。

目前,忠介派出所已将该副食品店老板杨某带回所里做进一步调查。

引人深思

切勿轻信花言巧语

昨日下午,记者给远在黑龙江的小红的母亲冯女士打电话报平安。电话那端冯女士非常激动,连连感谢媒体和公安部门的倾力相助,并一再叮嘱记者要保证女儿的安全,不要让她再遇到那帮坏人。

记者了解到,小红目前已被忠介派出所妥善安置。在该所李斌所长的直接安排下,民警带小红先吃了顿饱饭,然后又让她住进了安全舒适的宾馆。公安部门表示,一定对此案一追到底,重拳打击强迫卖淫的丑恶行为。

而小红在不知是何工作,更没有带钱和通讯工具的情况下,就贸然和他人同行千里,本人及其家人的警惕性之差也让人深思。

据《南国都市报》